

革命文藝論

革命文學論全文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五版

書 名 革命文學論

編 者 丁 丁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定價大洋一元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獻詩

是太平洋的急潮怒號，
是喜馬拉亞山的山鬼狂嘯；
美滿的呀，美滿的人間，
已經變成了苦悶的囚牢！

我的靈魂飛上了九霄，
俯瞰人間的羣衆顛沛如濤；
宛如被射了雙翼的羣雁，

垂死的哀鳴，血淚滔滔！

那畜輩的良心早泯，

只知把民衆作肉食血飲；

我們要恢復固有的幸福，

呀，但有我們自己的覺醒！

有的火山已在爆裂，

那星星是在大放光明；

我把他們織成了文錦，

敬獻給我們真善有爲的年青，

丁丁
——于上海大學
國慶前二日——

革命文學論

丁丁編

目次

獻詩·····	編 者
文藝上之社會的使命·····	郭沫若
文學上的階級鬥爭·····	郁達夫
我所景慕的批評家·····	沈澤民
死去了情緒·····	蔣光赤
赤俄新文藝時代的第一燕·····	瞿秋白
文學革命論·····	陳獨秀

真的藝術家·····	洪爲法
文藝家的覺悟·····	郭沫若
拜倫百周紀念·····	沈雁冰
革命與文學·····	郭沫
告青年·····	穆木天
貢獻於新詩人之前·····	中 夏
革命與羅曼諦克——布洛克·····	蔣光赤
赫爾慘·····	郁達夫
藝術家與革命家·····	郭沫若
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·····	成仿吾
文學與革命·····	丁 丁
致讀者·····	編 者

文藝之社會的使命

郭沫若

——在上海大學講——

我不會講話，又沒有預備。今天上午我特意走到法國公園，本想預備一點材料，但是恰遇兩位朋友，談談笑笑，所以又沒有機會。我許久未到法國公園去，現在美麗的花都開放了，黃鶯兒和許多不知名的鳥兒歌唱得特別好聽，春風輕輕地拂來，那稀疏的幾點雨珠兒跳在池中，做出幾個波圈又漸漸消滅了。呵！爛漫的春！一切都使我感覺着說不出的美！春天是最快樂的，倘若沒有和暖的春日，只讓冷酷的冬天佔領着宇宙，則

我們祇能披着很笨重的衣，因困在房子裏，偶然走出門外，也只有灰色的天空，掀起那無情的面孔：這樣還有什麼生趣？我們還能生活下去嗎？只有美麗的春天是我們所歡迎的！歷來描寫仙境總愛說「有四時不謝之花，百世長青之草。」這是世人所希望春的常在，就是但丁在「神曲」裏所想像的「地上樂園」，也不過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罷了。

要講的稿子雖沒有預備好，但是帶來了春的消息。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，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。詩人寫出一篇詩，音樂家譜出一個曲，畫家繪成一幅畫，都是他們天才的自然流露：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，是沒有所謂目的。我還可舉幾個例子來證明：小孩的遊戲乃成人藝術的起原，一種內心智慧表現的要求，從孩子們的用小石建築，唱歌舞蹈等可以看出。他們將全個自我實注於遊戲，有時甚至跌傷流血，還是不休止，不退縮；但他們並沒有所謂目的。嬰孩每天吃着母親蜜甜的乳，睡在溫暖的搖床中，不飢不寒，生活是很滿足的了；但那紅嫩的小口中仍要不時發出呀呀的

歌聲。但他有什麼目的呢？

所以藝術的本身上是無所謂目的。

我們文化人類的原始時代的藝術的生活，現在雖不能十分證明，但我們可從遺留着的原始民族的特質的現代野蠻民族中考察出來，知道他們是特別着重藝術的，除却藝術則生活一天也難維持下去。達爾文氏 (Darwin) 曾到一個野蠻民族 *Fu-Fu* 中去考察他們的生活狀況，那種蠻民還不知道穿衣服，達氏贈他們一塊紅布，他們却拿來撕成小條分贈同伴作裝飾品，並不拿着作衣服穿。這很可相信人類的嬰孩時代，就有美的要求。

不過凡是一種社會現象發生，對於週遭必生影響；譬如一池平靜的水，投進一顆石子，——不管那石子是怎樣小，水面必生波圈，而且波及全體的水面。文藝乃社會現象之一，故必發生影響於社會。

有人說文藝乃有目的的，此乃文藝發生後必然的事實。為藝術的藝術與為人生

的藝術這兩種派別大家都知道是很顯著的爭執着。其實這不過是藝術的本身與效果上的問題。如一株大樹，就樹的本身來說並非爲人們要造器具而生長的，但我們可以用來製造一切適用的器物。科學亦如此：如自然科學，純粹科學的研究，是在探討客觀的真理，人類即使不從而應用之，其所研究之真理是仍然存在的。

藝術對於人類的貢獻是很偉大的。我今天就想專講這個問題，現在先舉例來說明藝術的力量：楚霸王兵敗被逼垓下，張良一支簫在清風明月之夜吹出那離鄉背井的哀怨悽絕的調子；霸王的兵士皆思鄉念家，爲之感動泣下，終至棄甲曳兵而逃散。呵！音樂的勢力是多麼偉大！漢王兵多將勇，而最後的成功乃是一支簫！還有日本古時候有一個妙年的尼姑，名字叫作慈門，有一次羣盜掩入，縛之柱上，搶劫財物，慈門不能反抗，很超然地唱出一首和歌：

「Yashikaki mo moto wa nahiwa no

Ashi nareba

Kosu mo kotowari nari

Yoru no shiranami j

「編織就的籬棚

本來是難波地方的蘆葦，

踰過來也是當然的道理呀，

夜裏的白波。」

白波在日本文上是強盜之意。這首和歌的表面雖是指波浪踰過蘆葦，真意是說：菴中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外面取來的，強盜來拿去也是當然的道理。這幾句詩所生的效力怎樣？把她從柱上解下，財物一點不拿，那幾個強盜各自逃走了。這完全是因慈門超然的情感而引起強盜們超然的情感。我們可以知道，藝術可以統一人們的感情並引導着趨向同一的目標去行動。此類的事實很多，一時也說不完；如意大利未統一前，全靠但丁（Dante）一部神曲的勢力來收統一之效果；法國革命以前福祿特爾，盧梭

的著作影響很大，從前德國帝國之成立，Treitschke 說，歌德的力量不亞於俾士麥（Bismarck）俄羅斯最近的大革命，我們都曉得是一些赤誠的文學家在前面做了先驅的呢。

本來藝術的根底，是立在感情上的，感情是有傳染性的東西；中國有句話說，「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。」這完全是受感情之傳染而生的同情心。大人向小孩假哭，小孩却真哭起來；我們看電影看到悲慘處，亦爲之揮淚。這樣看來，這從心理學上也可找出證明來的了。

再從個人方面來說，藝術能提高我們的精神，使我們的內在的生活美化。譬如法國大戲曲家 Moliere 每完成一部戲曲，便唸給家中老僕婦聽，僕婦聽了總說很好。Moliere 以爲她的話是太不可靠，有一次乃以他所著的不成功的戲曲唸給她聽，孰料僕婦聽了說這不是他自己的著作。這老僕婦是平日受了 Moliere 的感化，無形中養成了批評的能力。又譬如我國鄭康成研究詩經，他用的使女皆知詩經。一次有個

使女被罰跪，其餘的使女拿詩經中的「胡爲乎泥中」來嘲笑她，她却也用詩經中的「薄言往訴，逢彼之怒」來回答。這段雅事，至今還流傳着。藝術既能提高精神，美化生活，所以從歷史上考察，藝術興盛的民族必然優美。如歐洲的雅典便是個適例。再就我國講，周朝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，那時的一般平民皆會作詩，一部國風就是民間收集的無名詩人的作品。唐代是文學最盛的時期，譬如我們常說的白香山的詩，村姬能解。這在一般人以爲是白詩易懂，其實也不盡然，假如我們把白詩唸給現在的村姬聽，恐怕不會懂吧！就是研究詩學的人，也不見得能夠完全了解。這在我看來，是因當時一般人對於藝術的了解力很高，濃厚的藝術空氣已充滿了社會。又如溫飛卿的詩，妓女都能暗誦。這要求諸現在的妓女，豈是能夠的嗎？

藝術有此兩種偉大的使命，——統一人類的感情，和提高個人的精神，使生活美化——已經夠有永遠不朽的價值了。那怕一般頭腦簡單的人盲目地向地下攻擊，說牠是裝飾品，是無用的。而且將來只有一天一天發達。

歐洲各國的政府，想許多方法來提倡藝術：如文學獎金，如美術陳列館，如建築國立戲院等，一些也不遺餘力。就是受人誤解爲暴徒的俄國，自革命以後亦極力提倡，藝術家由政府特別供養。回頭看我們中國：古時候倒還好些，譬如周代有採詩之官，採集民間的詩歌，政府得以明瞭民間的疾苦；而且對於音樂也特別注重，利用音樂來統一天下。漢唐之世，藝術的空氣也還很濃厚。不過到了現代呢？政府固不顧及，社會上對於藝術也看得很輕。古樂古舞都已失傳，存留者多是些粗俗不堪，如各舞台上所演奏的，幾全失了藝術的真價值。即就建築上說，已全失却了美的意味，試走到上海華界去，空氣的惡臭，房屋的雜亂，幾乎可以說是一些垃圾堆。

我們中國現在弄得這般糟，大局不能統一，一般的國民，無論那一階級的份子，都懷着自私自利，因循苟且的精神，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醜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。政治的不完美，科學的不發達……固然是很重大的原因，不過藝術的衰亡，墮落，也怕是最大的原因之一。美的意識麻痺了的，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民族，無論那一種民族的那

一個時代，都怕沒有我們現代這樣厲害的罷！

我們知道藝術有統一羣衆的感情使趨向於同一目標能力；我們又知道藝術能提高我們的精神，使個人的內在的生活美化。那在我們現代，這樣不統一，這樣醜化了的國家之中，不正是應該竭力提倡的嗎？我覺得要挽救我們中國，藝術的運動是決不可少的事情。我們希望於社會的，是要對於藝術精神的了解，竭力加以保護，提倡；我們應該使我們日常的生活，日常生活的用具，就如一隻茶杯，一張郵票，都要具有藝術的風味。至於藝術家的本身，我們也希望他要覺悟到這種種藝術的偉大的使命。我們并不是希望一切的藝術家都成爲宣傳的藝術家；我們是希望他把自己的生活擴大起來，對於社會的真實的要求要加以充分的體驗，要生一種救國救民的自覺。從這種自覺中產生出來的藝術，在牠的本身不失其獨立的精神，而牠的效用對於中國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呢！

文學上的階級鬥爭

郁達夫

一

風光明媚，空氣澄清的奧靈波斯（Olympus）山，自古相傳爲詩神遊樂之鄉。習風純樸，政治修明的有托魯耶（Utopia）是現世中外的文人在腦裏創建之國。古今來這些藝術家所以要建設這無何有之鄉，追尋那夢裏的青花的原因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約而言之，不外乎他們的滿腔鬱憤，無處發洩；祇好把對現實懷着的不滿的心思，和對